

雲南文史資料選輯

第 三 輯

(内部发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Alt213/03

云南文史资料选辑

第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六三年五月

编 辑 凡 例

一、本选辑刊印的目的在于保存和积累历史资料，为历史研究工作者提供素材，并交流撰写历史资料的经验，以推动文史资料征集工作的开展，依照全国政协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出版《文史资料选辑》的精神，从本会征集得的稿件中，选载有一定史料价值的稿件。

二、本选辑所载资料大都是撰写者的亲身经历和见闻，有一定史料价值，但由于每个人的经历都有一定局限性，所述史实可能不尽翔实，观点可能不尽正确，因此，本选辑只在内部作为不定期刊物发行；同时，欢迎阅者补充和订正。

三、本选辑所载资料，包括从清末到解放前夕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各个时期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民族、华侨、宗教、社会风习和人民生活等等各个方面，不拘体裁，只要有史料价值，都可选入。

四、本选辑对来稿可以选录、删节和文字上的修改。

目 录

云南部队入越受降及在东北参加反人

民内战概况.....白肇学(1)

“九九整肃”见闻记.....杨肇骧(17)

回忆录三则.....高蕴华(30)

抗日战争前龙云在云南的统治概述

.....龚自知(36)

护国起义前我参加唐、蔡之间联系的

经过.....李华英(54)

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兵役真相.....周开勋(57)

对《顾祝同到昆明处理李、闻案的经

过》一文的补充.....张汝汉(69)

云南禁烟概况.....李子辉(72)

滇戏琐谈.....罗养儒(109)

惶庵回顾录.....周鍾嶽（遺稿）（129）

迤南篇（《云南光复纪要》之一篇）

.....郭燮熙編纂 蔡鐸訂正（遺稿）（142）

建设篇（《云南光复纪要》之一篇）（一）

.....周鍾嶽等編纂 蔡鐸訂正（遺稿）（148）

建设篇（《云南光复纪要》之一篇）（二）

.....趙式銘 編纂 蔡鐸訂正（遺稿）（166）

建设篇（《云南光复纪要》之一篇）（三）

.....郭燮熙編纂 蔡鐸訂正（遺稿）（179）

云南部队入越受降及在 东北参加反人民内战概况

白 肇 学

一、分区接受日本投降

抗日战争胜利后，盟军最高统帅部决定将越南日本占领区分为南北两部受降。越南北纬十六度以南地区归英军负责受降；北纬十六度以北地区包括北圻全部、中圻（安南王国）的大半部及老挝百分之九十以上地区归中国军队负责受降。中国军队由蒋介石指定第一方面军司令卢汉所部及中央军一部入越受降。

二、蒋介石解决龙云

蒋介石和龙云之间从来矛盾重重，根本无法解决，多少年来就尔虞我诈的反复斗争着。日本投降后，他们各有各的打算。关于入越受降这个问题，在蒋介石对龙云来说，是借此调空云南龙云的军队，寻隙打垮龙云，排除异己，消除心腹之患，为下一步进行反共反人民内战解除后顾之忧，所以他要调龙云的主力兵团卢汉所部入越受降；而龙云之所以同意云南部

队入越受降，一则是热衷于扩充自己的地盘，梦想把越南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同时因为云南部队已全部入越，又可要求蒋介石答应云南编练新军，这样就使自己的实力地位大大加强，独霸一方，与蒋介石分庭抗礼。龙云因为怀着这样一个不可告人的野心，所以不惟同意卢汉的第一方面军全部入越，而且要求将自己直接指挥的暂编十九师龙绳武（龙之长子）部，及暂二十三师潘朔端部一并开入越南。蒋介石为使龙云部队脱离他的掌握，当然求之不得。这样，龙云就只顾到自己的军队调入越南受降，而忽略了蒋介石冷不防的毒手，主观认为抗日胜利，自己“功在党国”，蒋介石不敢违反舆论，于己不利；即使蒋介石真的反脸无情动起手来，滇越相距不远，卢汉当必唯命是听，不难将部队调回对付。

蒋介石看着龙云走入自己圈套，即进一步施展他的阴谋手段，一方面密令杜聿明在昆明积极布置（杜聿明当时是昆明防守司令，指挥驻昆明近郊的第五军三个师，表面上是归龙云的昆明行营指挥，实际上是监视龙的部队），另一方面，又把自己的中央部队，如赵公武的五十二军、周福成的五十三军、陈明仁的七十四军，以及戴坚的荣誉第一师等部队，控制在滇越边境，以防止入越滇军反攻回滇；更重要的一着是积极拉拢卢汉倒龙云。龙云和卢汉虽然是有亲戚关系，又是多年的长官部下，但是利害冲突早就存在，这一点蒋介石是知道的，因此在这个重要关头，蒋介石是不能轻轻放过的。

一九四五年十月一日，即云南旧省政府改组前两日，蒋介石秘密派遣亲信何应钦借视察为名，由重庆飞往河内，与卢汉秘密商谈倒龙计划，并决定龙云下台后由卢汉继任云南省政府主席。卢在蒋介石威迫利诱和他对龙不满的情况下，就顺水推

舟，同意蒋介石十月三日对龙云下手。事变后，龙云企图顽抗，后来看了卢汉毫无表示，他才知道大势已去，不可挽回，虽然他满腔愤恨，但又不得不坐着蒋介石派来的飞机到重庆去，坐上有名无实的军参院院长的冷板凳，结束了他在云南十八年的土皇帝生活。

三、入越受降的经过

卢汉部第一方面军决定入越受降后，即积极准备行动。在部队未开动前，卢汉曾电飭在越北的日军指挥官——日军三十八军团长土桥永逸，要他派洽降代表携带证件及日军在越北纬十六度以北人员、马匹、武器、弹药、装具、驻地表册，就前来云南蒙自联系，以便开始行动。日军得电后，当即派驻越日军三十八军参谋长湛井干城大佐为洽降代表团团长，日军三十八军二十一师团参谋三好秀南少佐为副代表，率领陆军大尉高桥哲郎、三十八军部付今井一夫、南方军总司令部部付清水干波、陆军曹长前川正信、叶间田升、伍长久米正夫等八人，于八月三十一日由河内乘美军用飞机，并由美军一联络官陪同直飞开远，再乘车转往蒙自。翌日（九月一日）上午到卢汉总部，由总部参谋长马谏主持，举行简单仪式。日军洽降代表团，按照中国军队方面要求呈递各种表册。日军洽降代表团接洽投降各事完毕后，于九月三日返越南。卢汉即派总部代副参谋长尹继勋、参谋处第二科科长谢崇琦，率领少数人员乘机先到越南首府河内，设前进指挥所，办理各种受降准备工作。谢崇琦与日军洽降代表先行，尹继勋随后于九月六日续往。前进指挥所人员出发后，卢汉所指挥的部队即陆续向越南方面开动。开入越南受降部队计有：卢汉部六十军、九十三军共六个

师，另两个独立师（暂编十九师和暂编二十三师），其他尚有广东部队的六十二军黄涛部，中央军五十二军赵公武部，五十三军周福成部，九十三师吕国权部及荣誉第一师戴坚部，总共五个军零四个独立师，共约二十万人，统归卢汉指挥。由滇越、桂越边境的莱州、河阳、谅山、龙凭四路入越，于九月二十一日以前到达越南北纬十六度以北的法兰、土伦、顺化、南定、河内、海防各指定地区集合，准备受降。

卢汉于部队开始入越的同时，于九月十二日率领总部一部分人员乘衡山号飞机直飞河内，到达时受到当地越南人民及华侨的热烈欢迎，日军三十八军军团长土桥永逸及日军二十一师师团长三国直服也到机场欢迎。

卢汉到河内后，于九月二十八日上午十时，在河内总部所在地举行日军正式受降仪式，蒋介石派代表黄强参加。受降后，并指定日军陆军集中肋波、河内以南，海防、东化地区；海军集中海防（日本在越南海军已调往大琉球作战，投降时日本并无海军在越南）；空军集中河内（日本在越南能使用的飞机已调往他处，投降时只有少数不能使用的飞机），办理受降后的一切手续。在泰、老边境的日军，则由住在云南车、佛、南的中央军九十三师吕国权部负责，在永珍（即老挝万象）地区受降。接收工作至十月三十一日止，越南北纬十六度以北地区的日军全部解除武装完毕，集中海防地区，陆续遣送回国。

四、中国军队在越南的一般情况

国民党的军队，是反动统治阶级用来镇压人民的工具，是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服务的，对人民一向是仇视的。此次入越

受降部队，并没有因为出国而稍有改变，而且更变本加厉，军纪废弛，兵骄将横，一般官员尤其比较高级的官员，视越南为征服地，把入越受降当做发洋财的好机会。有的公开接受日本军队的贿赂，或公开向日本军队要钱要东西，为日本人所轻视，大失受降者的身份；有的拦劫商人大烟据为己有；有的则利用职权，用关金、国币向东方汇理银行掉换越币，一转手就获利数倍；有的则来往越南、昆明或越南、泰国之间，大做其黄金生意；有的则利用接收日军军用物资机会，上下其手，从中中饱；不少人把接收的汽车、冰箱、家俱以至抽水马桶运回昆明家中。下级军官则大吃大喝，日嫖夜赌，出入舞厅，甚至讨妻娶妾视为平常，置广大士兵疾苦于不顾。越南气候炎热，云南士兵到该地后生活很不习惯，患疟疾及皮肤病者甚多，不论高级或低级军官都置若罔闻，听其死亡。此种现象极为普通，不惟貽笑友邦人士，连日本战俘都看不起我们。

蒋介石对这次中国军队入越受降，是具有野心的，他想借此机会，把越南置于自己统治之下。当卢汉未入越前，即已决定在越南组织军政府，管理越南军政各事。因此卢汉到越南后，在表面上对以胡志明为首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不加干涉，而暗中则采取不合作的做法，并积极支持以阮海臣、武洪勋为首的越南国民党，使“越盟”（即今越南劳动党）和越南人民大为不满。后来因为形势的演变，法帝国主义者得到美帝国主义的支持，蒋介石则因要抽调驻越部队去打内战，不得不放弃对越南的占领。所以在一九四五年十月间，由蒋介石的外交部长王世杰在巴黎与法帝国主义者谈判，决定仍由法帝国主义者回到越南来恢复他的殖民统治。

五、卢汉在河内整编云南部队

卢汉统率的云南部队，一部分是自己的亲信，如九十三军卢濬泉部；一部分是属于龙云的亲信，如六十军万保邦部和暂编十九师龙绳武部。部队入越后，一方面受到蒋介石武力改组云南省政府的影响，官兵极为不满；一方面又听得云南部队要开往东北打内战，官兵思想极为混乱。在此种种情况下，部队动荡不安，官兵逃亡甚众，无法防止。卢汉为了安定官兵情绪，巩固部队免生事变，并取得蒋介石信任起见，在蒋介石同意和支持下，决心整编云南部队，清洗龙云亲信，以便切实掌握。部队的改编是把八个师改编为两个军共六个师，将龙云原来直属的两个师（暂十九师和暂二十三师）并编入六十、九十三两军内（暂十九师三个团编入六十军内，每师编入一个团；暂二十三师编入九十三军，每师也是编入一个团）。暂十九、二十三两师，尤其是暂十九师，师长龙绳武是龙云的大儿子，营以上的军官多数是龙的亲信，同时这两个师，从来没有打过仗，全无战斗经验，把它并编了，有很多好处。两个军以团为单位混合改编，打破原来各师的建制，这样可以互相牵制，即使有异动，在一个师内也很难取得一致的行动。此次整编中，关于人事方面的安排调动，多出于卢濬泉的策划，团长以上的人员，除一部分是卢汉多年的旧部外，其余绝大多数与卢濬泉有较深的关系，如：

六十军军长原为万保邦，改编后调曾泽生任军长，万保邦调回云南。

六十军一八二师师长原为杨洪元，改编后调白肇学任师长，杨洪元调回云南。

六十军一八四师师长原为曾泽生，曾调升军长后，改调暂编二十三师师长潘朔端继任。

六十军暂编二十一师师长原为邱秉常，改编后由团长陇耀升任。

九十三军军长卢濬泉未动。

九十三军暂编十八师师长原为许义濬，改编后由团长景阳升任。

九十三军二十师师长原为安纯三，改编后由暂编二十二师副师长李韵涛升任。

九十三军暂编二十二师师长原为杨炳麟，杨调升六十军副军长，师长由兵站司令龙泽汇升任。

由改编后军师长人选来看，可以说很多人是与卢汉、卢濬泉有深厚关系的，而与龙云的关系较少，甚至没有关系。这样，当然就挖了龙云在部队的根，而都比较忠实于卢汉这方面了。

部队将进行改编时，卢汉曾半公开地提出要龙绳武升任六十军军长，龙绳武则信以为真，跃跃欲试。实则这是卢汉的一种手段，因为龙绳武是龙云的儿子，在云南军队中有一定的影响，而且他自己又掌握有一个师的兵力，部队改编怕出岔子，所以卢汉这样一提便起到一些缓和作用。后来改编工作准备就绪时，卢汉则推诿蒋介石不同意龙绳武当军长，发表龙为副军长，使龙大失所望。因为副军长是一个空头的东西，龙只得闷闷然回到云南来。这样一来，卢汉也就很顺利地把部队按照自己的意愿改编就绪。

六、蒋介石解除卢汉兵权和进一步加强对云南的统治

蒋介石利用卢汉倒龙云这一着，非常成功地除掉了他多年来的心腹之患，在蒋介石来说，可谓踌躇满志如愿以偿了。但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当龙云到重庆被软禁，卢汉部队已大体整编就绪，和云南的局势已初步稳定的情况下，蒋介石脑子里又在盘算今后进一步切实控制云南的军政大权，减少后顾之忧，如何削减卢汉的权力，不要使他成长壮大贻患将来。他决定把越南出卖给法帝国主义来恢复殖民统治，云南军队则开往东北打内战，卢汉回云南当个空头主席（此时的主席是蒋系亲信李宗黄代理）。这些做法，卢汉内心虽不满，但云南已为伪中央军所控制，也无可奈何，只得由蒋介石摆布了。卢汉于自己部队离开越南后，即悄悄地回到云南，来做一个有名无实的空头主席。过去掌兵十余万众，现在连省政府的卫兵都是蒋介石的部队，卢汉心里的痛苦和不满是任何人都理解的。这样一来蒋介石对卢汉又一次取得了胜利，把云南切实控制在自己势力范围之内。

七、云南部队开往东北参加反人民内战情况

由于抗战的胜利，蒋介石得意忘形地竟敢冒天下的大不韪，于一九四六年夏撕毁了国共双十协定，掀起了反共反人民的罪恶内战。为了寻找炮灰，他盘算着把滇军开往东北是最好的一着，这样不惟可以增加他在东北战场的反人民力量，而且可以使卢汉不直接掌握自己部队，将来在云南方面，更容易使卢汉唯命是听。这种一举两得的办法，蒋介石当然不会轻易放

过的，而且非做不可。卢汉虽内心有所不愿，但势逼处此，就不能不表示屈从。在部队未开动前，蒋介石唯恐内部还有问题，于是在卢汉的军、师长中，进行一系列的拉拢活动。在一九四五年底部队改编后，即电召六十、九十三两军军长曾泽生、卢濬泉到重庆去会见。两军长回来后，又于一九四六年春再电两军的师长潘朔端、白肇学、陇耀、李韵涛、许义濬等五人去会见。在会见这些军、师长时，极尽其笼络、拉拢和利诱的能事。军、师长转回越南后，蒋介石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即下令行动。官兵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得硬着头皮向东北开去。在这个时候，逃了不少官兵回云南来。

部队的开拔分两路行进：九十三军为一路，步行到南宁，由南宁坐船到九龙，再由九龙乘船到秦皇岛登陆，然后开到锦西、叶柏寿（建平）、顺德一带；另一路则为六十军，该军于一九四六年四月初，在海防涂山一连集结，先后由海防港口乘美国登陆艇开到葫芦岛登陆，转往东北前线。蒋介石把云南部队开去东北当内战炮灰，这一着是做得很顺利的。

（一）蒋介石对云南部队的分化

云南军队是富有地方性的部队，封建色彩极为浓厚，加以蒋介石武力改组云南省政府后，很多人心怀不满。这些情况，蒋介石是知道的，他当然也就放心不下。他处心积虑地考虑如何控制和分化云南部队，他要二个军乃至一个军不要有一致行动的机会来反抗，这是他的中心所在，因此，对云南部队尽量分割，不使其集中。蒋介石将九十三军控制在锦西、承德一线，并调一个与九十三军极不相容的孙渡来指挥卢濬泉，将六十军摆在抚顺、鞍山、海城之线。在这两个军里，又把九十三

军的王世高师抽出由杜聿明直接指挥；六十军的白肇学师拨归孙立人指挥。后来六十军调到吉林方面，部队比较集中，但又将新成立的一八四师陈开文部调到梅河口去，直接由杜聿明指挥。

（二）六十军一八四师潘朔端部在海城起义

云南部队非蒋介石嫡系，属于不可靠的地方杂牌军，这是众所周知的。但是蒋介石认为地方军阀部队，只要调离开他的老巢，又把他分而治之，并用自己的亲信部队挟持着，那是不会有什么大问题的，而且还会驯驯服服地来为自己卖命。蒋介石就是这样得意地使用这种手法，来对待云南部队。但是霹雳一声，出他意料之外地一八四师潘朔端部竟在到达东北不久的时候，在辽、沈线上的海城宣布起义，归向人民，首开国民党军队在东北起义之端，给蒋介石以沉重打击，并给东北战场很大的影响。当时的情形是这样：在一九四六年四月间，六十军所属三个师，先后开到东北，军部和二十一师驻在抚顺。一八二师则归孙立人指挥，布防在沈、长线铁岭至昌图之间。一八四师则以一团守鞍山，师部与一个团守海城，另以一个团守大石桥（营口附近）。在一九四六年五月下旬，解放军向一八四师这几个防守区发动攻势，在进攻中潘朔端即率驻海城师直属部队和同驻的一个团（魏瑛团）首先起义，靠拢人民。接着驻鞍山和大石桥的两个团，也先后响应起义，使反动派惊慌失措，无法对付。一八四师起义后，即按照上级指示，开到安东集中整编，在开往安东途中和到达安东时，受到广大人民群众和解放军的热烈欢迎和亲切的慰问。随着即将该师改编为东北军区民主联军第一军，以潘朔端为军长。

潘朔端率部起义后，蒋介石内心颇为愤恨，对未有起义的两个师更存有戒心，但在表面上，仍装镇静。为了敷衍卢汉（卢汉虽不掌兵权，远在云南，但对东北这两个军，因人事关系，他仍有一定作用）及安定军心起见，蒋介石表示“宽大为怀”，不追查责任，将一八四师起义前后收容起来的逃兵败将，由一八二师、二十一师拨出一部分干部，仍把一八四师番号恢复起来。但因骨干弱、新兵多、人数少、装备差，较之原有实力已不及。为了防止再发生同样事件，蒋介石先后派了顾祝同、熊式辉、卢汉等来到抚顺六十军军部，进行拉拢抚慰。此外又采取一些预防措施，把新成立的一八四师调到梅河口，由伪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杜聿明直接指挥。同时将六十军军部及所属一八二师调到吉林以南盘石、桦甸一带。另将二十一师调到海龙一带归军部统领，也归杜聿明指挥。在长春、吉林各重要城镇，则安置他的嫡系部队——新一军、新七军，加以暗中监视。

（三）新编一八四师在梅河口被歼灭，二十一师海龙突围的惨败

六十军自一八四师起义后（一八四师原系六十军主力部队），表面上虽然仍有三个师的名义，实际力量已大大削减。在这整个局势不利，而自己力量又天天削弱的情况下，六十军在东北各个地区担任防务逐渐感到吃力。一八四师在分驻梅河口不到半年的时间（一九四七年五月），由于新兵多、骨干弱、装备差、人数少（实际只有半个师的力量）和远离军部无法支援，加以在杜聿明的直接指挥下，当杂牌看待，死活不管，更主要的是下级官兵都不愿打内战，因而被解放军围攻只

两三天时间，整个师即被彻底歼灭，师长陈开文也被俘。这是在潘朔端起义后，新编一八四师又一次被歼灭。影响当然是很大的。对六十军来说，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一八四师被歼灭后，大约不到三个月时间，即在一九四七年八月，驻在海龙的二十一师部队，又被解放军围攻。二十一师师长陇耀，鉴于一八四师在梅河口被歼灭的教训，不敢抵抗，决心突围向吉林军部靠拢。但士气颓丧，又慑于解放军的威力，由海龙撤出后，官兵如惊弓之鸟，混乱不堪，沿途被解放军截击而又没有救援部队，因此损失很大，几乎全部被歼。虽然零零落落的逃脱了一些，但在吉林收容起来的人员武器已不到半数，狼狈达于极点。这是六十军又一次遭到的最沉重的打击。

（四）六十军在吉林被围和突围到长春

六十军在潘朔端起义后，接连遭受梅河口、海龙的两次打击，一八四师根本被消灭了，虽然再次恢复它原来的番号，但都是一些残兵败将，名存实亡，完全失去了战斗力，并且调到锦州整补，暂时脱离了六十军的战斗序列，逃到吉林的二十一师，虽经整补，但也残缺不堪，全无战斗力；一八二师在各次战斗中，也伤亡损失不小。在这个时候（一九四七年九月、十月间）集中在吉林的六十军，名义上虽仍是一军三师，实际没有半个军的力量，而且装备残缺，士气消沉，眼看前途是非常暗淡的。蒋介石为了使这个部队仍然替他卖命到底，于一九四七年十月，指使卢汉第二次到东北来向部队壮胆打气。但是卢汉到了吉林，看了东北形势和部队情况，知道前途是非常危险的，表面上虽然官样文章的说了一些如何效忠“党国”的话，来敷衍蒋介石一下，但实际并没有起什么作用。并且在与比较